

原野回声

■段晓燕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家搬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连队的第一天清晨,我跟着父亲他们去野鸭滩打芦苇,发现一只小狼崽陷入了芦苇丛中的沼泽。皮里娃抢先一步,小心翼翼地沼泽里拉出了它。小狼崽浑身颤栗着,低垂眉眼,耷拉着脑袋。皮里娃赶紧把它揣进怀里。从此,小狼崽就归他收养了。

傍晚掌灯时分,我们几个小伙伴去皮里娃的住处看小狼崽。它变了一副模样,对着我们龇牙咧嘴,不断发出嘶哑的咆哮,让我们不敢接近。皮里娃告诉我们:“它一整天什么东西都不吃,怪可怜的,想放了吧,又怕如果它找不到母狼,会饿死的。”说话时,皮里娃面带难色。

第二天,我们爬山丘、上树、跑马厰、上蹿下跳,终于捉到几只麻雀,兴冲冲地跑到皮里娃住处给狼崽送食物。可是小狼崽仍然不吃不喝,头和身子紧挨地面,咆哮变成了低吠,浑身脏兮兮的,瘫软地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皮里娃用一个柳条筐把它扣在里边,给它取名玛利。

三个月后,放暑假了,我们依然惦记着小狼崽,不知它是死是活。可这时候,皮里娃已被连队分配到三棵树下田放羊去了。那里有连队的冬窝子,放羊的人一年四季都住在里面,还兼管连队秋末播种的旱田冬麦。

两年后的元旦前夕,连队为皮里娃准备了一间新地窝子。听说他要结婚了,娶的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他回连队的那天,玛利就跟在他身后。两年不见,皮里娃胖了,黑了,却依然英俊。玛利也长大了,一身银灰色的皮毛,背上带着三条黑色直纹,肚皮微白,毛色发亮,健壮威武,精神抖擞。

连队的人都围在皮里娃的地窝子周围,与其说是参加皮里娃的结婚仪式,不如说是来看玛利。

那天,玛利出尽了风头。它不再咆哮,不再龇牙咧嘴,不再恐惧人群。它昂首挺胸,双耳直竖,还不时抖抖身体,前腿立起,后脚并拢,坐得笔直,双眼炯炯有神却又透着温柔,俨然是一个潇洒温文的“领地王子”。我们几个小伙伴走上前去,摸摸它的皮毛,碰碰它的耳朵,低声和它说着话。它也不时地对我们歪歪脑袋、眨眨眼,似乎没有忘记两年前我们初次相遇的情形。

就在这年早春,因为上一年冬季雪大,冰雪融化迟缓,地表的温度持续上升,翻浆的泥土带着冰碴和融雪,使整个原野变得翻江倒海,沼泽遍布。连队已断粮4天了,春播牲畜要加料,连队大小上百口人要吃饭,还要拉回种子以免耽误春播。父亲只好组织槽子车队,去场部突击拉粮。

连队离场部有30多公里,在冬季和春季道路更加难行,大多时候都是遇沼泽就拐弯,遇翻浆就推车,往返要一天一夜。初建场时没有路,路都是人们认准场部的方向蹬出来的。这一次,车队的人心急如焚,赶着马车又推又拉,只为了连队的男女老少不要挨饿,牲畜在春播前不要掉膘,拉回种子不要耽搁了春播。

早春的草原气候多变。天色渐暗,突然,狂风漫卷着雪花,劈头盖脸地横扫过来。车队没有停下脚步,父亲他们脱掉皮大衣,跳下车,手握缰绳,小心翼翼地继续前行。走到沼泽地边时,已分不清来时的道路了。就在车队犹豫之时,皮里娃越过父亲,把他的槽子车赶到前面。他回头对车队摆摆手,紧了紧头顶的皮帽,似乎犹豫了一下,随即挥动马鞭,拉着缰绳快步走进了漫天飞舞的雪花中。玛利紧紧跟随在他的身后。突然,槽子车重重地陷进了沼泽。皮里娃急忙转身,用

力抓住前轱辘使劲往上搬。还没等后面的车马跟上来,皮里娃和他的槽子车已经连人带马快速沉入了沼泽。玛利疯狂地嚎叫起来,跃身上去一口咬住皮里娃的衣袖死死不放。那架势就像一只猛兽捕到了食物,以命相拼。瞬间,玛利没有了声音,一切就这样消失在黑暗中。沼泽吞没了槽子车,吞没了刚做新郎没几天的皮里娃,也吞没了玛利……

大地被层层包围在雾霭之中,黑暗像山一样压向父亲他们的槽子车。一阵寂静后,父亲发疯似地丢掉手中的马鞭和帽子,不顾一切地跳进了沼泽。马号班长马福有冲上前,飞快地抛出手中的绳索套住了父亲,车队的人屏着呼吸,齐心协力把父亲拖出了沼泽。寒风仍然在原野穿梭嘶鸣,雪霜厚地覆盖在粮车和车队人们的头顶、双肩以及后背上。大家跪下身体,把头深深埋向地面,哀悼奋不顾身上前探路的皮里娃;也向玛利,这个勇敢而忠诚的“战友”致敬。在那人迹罕至的冬窝子,是它陪伴皮里娃度过了两年寂寞而艰苦的日夜。

第二天天亮时分,车队刚进连队,有几匹马就累得卧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路口站满了前来迎接的人群。望着父亲浑身冰碴、满脸泥浆的样子和木讷的表情,我吓坏了,躲在母亲身后不敢上前。再看看车队的其他人,个个像泥塑,满脸凝重。突然,一声“皮里娃在哪儿”的尖叫声,划破了清晨宁静的大地,原野仿佛也响起了回声。父亲走上前,望着皮里娃的新娘,带着泥浆的泪水,像冰雹般大颗大颗跌落下来。我已明白发生了什么,连队人们的目光看向父亲和皮里娃的新娘,默默脱下帽子、摘下头巾……

皮里娃高大强壮的身躯,还有那只英俊的“玛利王子”,永远成了我心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流逝的时间和变幻的世界都不能把他们抹去。

我看见那些意志如钢的人们

沿途给后人

树起的血色路标

至今没有变色

如松柏

身裹朝露

长青不朽

如墓碑

枕着大地

见证这片土地不屈的辉煌与荣耀

此刻,在缄默的群山畔

我掏起一杯血色阳光

逆历史烟云而上

不是观光

不是赏景

而是坚信

只有走上怀念的山顶

才会看见共和国最曲折

最悲壮

最气势如虹的道路

藏巴拉雪山垭口的风

风从雪山吹来

藏巴拉雪山垭口的风狂

它要把我的骨头吹响

它要把我的眼睛吹瞎

它让我的双腿难以前行

它要向我英雄气概

发起挑战

藏巴拉雪山垭口的风

它凶——

它烈——

它横——

它铺天盖地

仿佛失了理智

吹得路途狼嚎鬼哭

而我只要心中有光辉的圣地

何惧怕这横扫一切的癫狂

藏巴拉雪山垭口的风呵

它展开了我巨大的联想

于是一

我沿着红军开辟的长征之路

像战马仰天嘶鸣

誓要横穿

吃人理智的日干养大沼泽

抵达远方那片热土

延安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记忆的时光总是长满花朵。虽然离开部队已有快一年时间,我心中仍不时会激荡起那段在高原当兵的记忆。每当我翻开相册或是阅读我在高原写下的诗句时,总感觉一切就在昨天。

那是一个初秋早晨,一挂鞭炮在我家门前响起,乡武装部和村委会一行,将我的人伍通知书送到家中。当时,老家院子里坐满了人,都是来为我送行的亲友。

此前的一个深夜,乡武装部部长来电,在电话里他问我:“全县有10个名额去西藏,是特战部队,你想去吗?”我坚定地说:“去!”那段时间,我对未知的西藏充满向往。

离别总是难分难舍。在进城的车上,我尽量跟母亲避而不谈任何伤感的话。看着窗外变换的景色,我突然想起第二天是母亲的生日。下车后,我与母亲在武装部门前道别。我张开双臂拥抱她,轻轻说了句:“妈,生日快乐!”顿时,我看见母亲泪流满面。

挥一挥手,我便与同行进藏的9名同年兵聚集在一起,合影、登车、出征。

我们的目的地在西藏军营。第一站,是兴义威舍兵站。在那里,武装部的工作人员把我们顺利交接给了接兵干部。接兵干部是云南人,个头不高,说着一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他穿着一件黑色短衫,左臂上印有“特种部队”字样的臂章很是醒目。兵站内,几百床棕垫铺在一个空房间的地板上,所有新兵靠墙躺卧属于自己的棕垫上。在那个失眠的夜晚,我联想到了战场,甚至“马革裹尸”这样的词汇。

次日早起,我们登上火车,前往昆明;短暂停留后,再启程去成都,在西宁、格尔

心香一瓣

情至心处诗最美

在湖南省衡阳市西郊有一片毗邻公园的整洁住宅小区。70多年前,那里曾是一个名叫宋坳的小村落。一小段青石板铺成的小路,连通乡间低矮简陋的茅草房。村民延续传统的耕作方式,很难满足温饱。

我的二舅宋选才1955年从部队复员回家后,担任宋坳村党支部书记。在任上,他组织党员,率领生产大队人员以手挖肩挑的方式改造红壤,将一片片荒芜的土地变成一亩亩良田;他们开沟并垄,将小方沟深挖,开发成深水鱼塘。在党员群众齐心协力、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中,村里鲜鱼产量逐年提高,各种蔬菜、瓜果源源不断供应城镇居民。特别是“宋坳香瓜”,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种。连年丰产延伸形成养殖加工等产业链,为大家稳定作业、增加收入打下了基础,村民的日子越过越殷实。到2000年,宋坳全村农民都住上了新盖的“小别墅”。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曾经贫困落后的村庄,终于焕发出全新的样貌。

2013年2月26日,二舅溘然长逝,

倍感压力。

半个月后,全营要到千里之外的滇东驻训。绿皮火车在途中行驶了一个多星期。火车车窗漏风,高原上寒风刺骨,这样艰苦漫长的旅程,注定难忘。抵达驻地,帐篷搭建完毕,我们在山野的寒风中持枪站岗,两人一班,守着一座山头。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5公里越野,然后构筑工事,要用锹镐等工具把黄土堆砌成棱角分明的交通壕。手心里的水泡最终变成老茧,久久不能恢复。我从小虽然在山乡长大,对大地和山川充满眷恋,但当兵前并没有体验过多少苦与累。驻训期间,我每天都在山野中奔跑,渐渐地,我将驻训地当成了故乡;驻训的日子,也成为我最怀念的时光。

后来,连长看我训练有了一定的基础,加上连部文书休假,便安排我去连部接手通讯员工作。虽然成了通讯员,但我从来不敢懈怠所有的训练。连长要求我“每天把连部的事情处理完,就要第一时间跟其他人一起训练”。在那些紧张而忙碌的岁月里,我写下许多见诸报端的诗歌。后来,我到军校学习进修,光荣入党,获得了许多荣誉。我想,经历了冬天的严寒,我终于看见了春天的花开。

在尖兵连,我们经历了长途跋涉的战斗奔波;进行了推拉车辆、扛圆木、拖轮胎、搬运弹药箱冲刺等极限体能训练;在海拔5000米地域武装越野并承受高原泥潭的浸泡……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3年9月,我从西藏退伍回到贵州。离开曾奋战的高原,我独自乘飞机抵达黔西南万峰林机场。远处,一条横幅映入眼帘:“雪域高原,火热青春;铁血军旅,芳华永在。”那是亲友在迎接我的归来。我接受了鲜花与祝福。再回眸,当兵的时光在我心中不断翻起涟漪。

尽管兵之初的时光已然远去,但那些记忆,依然镌刻在我的内心深处。

回眸兵之初

■曾云

木几经辗转,才抵达拉萨火车站。

两台东风大卡车,把我们拉进一座营区。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新训。兵之初有太多值得怀念的时光,每一天无论多么苦累,我都会写下一些文字,记录训练和生活。那时候,我的体能偏弱,跑步总是跟不上同年兵,其他训练也大多垫底,但老兵们都理解我、包容我、帮助我,才让我顺利度过新训期。

下连那天,气氛极其紧张,所有新兵列队站在操场上,等候进入未来的岗位。我被分配去了尖兵连。尖兵连是全团最优秀的连队,处处创先争优,我一

一位老兵的遗产

■廖家国

享年87岁。当家人整理他的遗物时,打开了他生前珍藏的一个木制小箱子,才发现里面用红布包裹着的,竟是11枚纪念章和本立功证书。

原来,把自己看作普通农民、一直默默无闻的二舅,还是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士。二舅1947年参军入伍,在原54军134师400团3营9连连副排长,1948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原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颁发的立功证书上清晰地记载着二舅曾参加“四战四平”、平津战役及茂名剿匪等战役战斗,多次立功。

后来,我又了解到更多关于二舅的情况。在“四战四平”中,二舅与战友们勇猛战斗。他用机枪横扫敌军,与战友们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在茂名剿匪的日子里,二舅与战友们战斗之余,积极帮助乡亲们收割水稻、挑水……

二舅曾跟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白天,敌机狂轰滥炸,企图阻挡志愿军前进的步伐;夜晚,二舅随部队一起急行军百余里,饥饿时吃一把雪,咬一口干面疙瘩,风餐露宿在树林中、山沟里。听与二舅熟识的老兵说,有一次二舅与敌人拼杀后,昏死几天几夜,才从死人堆中爬出。

2018年6月,我去朝鲜旅游。抵达

平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碑——友谊塔时,晴雨相间,已近黄昏。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缓缓走向一个山坡,来到友谊塔前献花。走进塔内,能看到四周壁画上有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英烈形象。馆内桌案上整齐地摆放着一册册《英雄烈士花名册》。

在友谊塔旁,我又想起了二舅。印象中,二舅生前身体并不康健,肺部的伤病时常让他感到痛苦。看着塔侧展现志愿军战斗英姿的浮雕,我仿佛看到在地动山摇、战火焚烧的沙场,二舅和战友们出生入死、奋不顾身的身影。

二舅生前生活节俭,一件衣服一穿就是10多年,常常补了再补。一床棉被盖了4代人,还舍不得丢掉。他从未穿过一双皮鞋,劳动时总是肩扛犁耙赤脚下田。在村支书任上,他还经常访贫扶困,拿出自己微薄的储蓄慰问特别困难户。那11枚纪念章和立功证书便是他的宝贵遗产。此时,我将11枚纪念章在绒布上码放整齐;东北人民解放军勇敢奖章一枚、和平万岁纪念章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一枚……坐在桌旁,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段熟悉的旋律似乎又在耳边响起: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北伐北伐(油画) 中国共产党档案馆藏

郭润文作



长征

第6209期